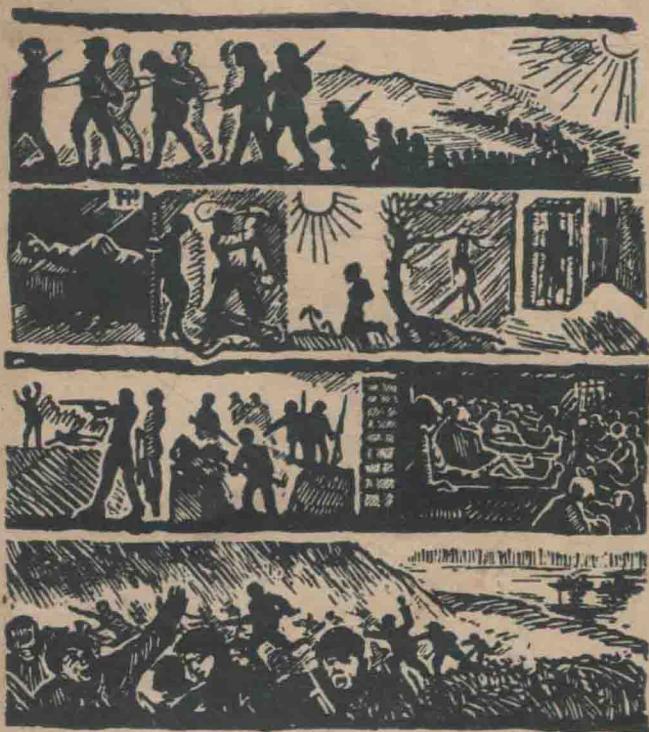




營中集中饒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上 饒 集 中 營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9年·上海

上 饒 集 中 營

*

上海人民出版社編輯、出版

(上海紹興路54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001號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

開本 787×1092 公厘 1/32 印張 7 11/16 字數 170,000

1949年11月修正第1版 1959年6月修正第2版

1959年6月第28次印刷

印數 203,001—243,000

統一書號：10.074·2

定 價：(六) 0.50 元

目 錄

上饒的集中營	(1)
煉獄雜憶	一 青 (5)
上饒集中營罪行	暮 鷹 (69)
如此“三民主義”教育	黃迪菲 (79)
集中營生活散記	暮 鷹 (87)
卑劣的統治群	暮 鷹 孫秉泰 (100)
站鉄籠的第一天	賴少其 (110)
記茅家嶺兩個月的生活	曹 越 (115)
茅家嶺暴動	李 勝 (122)
逃出茅家嶺	李 勝 (123)
茅家嶺地獄	宿士平 (135)
赤石暴動	馮 村 (169)
赤石暴動以後	孫秉泰 黃迪菲 (182)
集中營在福建	孫秉泰 (186)
流浪散記	叶欽和 (192)
哀施奇同志	叶欽和 (217)
懷念孫錫祿同志	馮 村 (223)
附 錄	
“西北特種拘留所”	趙國光 (230)

劳动营的“劳动”与“訓練”	丁 籟 (231)
蘭州新关 186 号秘密監獄	李志賢 (234)
徐州“青年招待所”	(239)
沈陽集訓营	王銳夫 (240)

上饒的集中營

在國民黨統治地區東南各省的千萬青年和革命民眾最憎惡的地方是上饒，這裡是國民黨第三戰區長官司令部所在地方，同時也是萬惡的東南各省特務大本營。指揮東南各省特務的最高反動機關是三戰區的情報專員室，情報專員是戴笠的重要殺人凶手張超。

上饒集中營對外的名稱在1942年4月以前，分為第三戰區長官司令部集訓總隊（內分軍士大隊——在鉛山和軍官大隊——在周田，大隊長張超）和特別訓練班（主任張超）兩個單位；4月以後，改編為“中央青年訓導團東南分團”，和國民黨在西安的另一集中營“中央青年訓導團西北分團”遙遙相對。西北分團屬於蔣介石最親信的幹部胡宗南管理。

上饒集中營主要的分為下列幾個部分：第一是七峰岩，第二是周田村，第三是茅家嶺，第四是李村。還有一部分在石塘，其性質與周田村大致相同，這些地方都在上饒城的附近。

七峰岩可以說是政治軟化所，周田村是苦工營，茅家嶺是活地獄，李村是高等軟化所。被捕入集中營的大致先經過七峰岩，然後周田村，最後便是茅家嶺；上了茅家嶺，縱算不死也弄得你酷刑余生，奄奄一息了。

這個集中營，在1942年六七月浙贛路戰事以前，裡面關着許多有名人物，除葉挺軍長外，還有林植夫、黃誠、李志芳等，新聞記者有4個：兩個是國際新聞社的計惜英和谷斯欽，一個是創辦豫東大眾報的徐師梁，一個是浙江民族日報

的編輯王聞識，華僑青年有暹羅的陳子谷、越南的黃迪菲。皖南事變後，新四軍有几百干部被囚禁在這裡。還有一部分是浙贛路一帶教育文化機關中被國民黨特工認為思想上有問題的人物，如玉山路某中學的教員，上饒民眾教育館的藝術主任等。還有不少是由國民黨部隊機關中捉來的思想犯，這其中有一些是國民黨軍隊里服務團的團員，有一些是國民黨的政工人員，這一點和四川綦江縣的集中營不同，那裡是專門囚禁重慶國民黨高級黨政軍機關中被認為思想犯的。

上饒集中營的主要部分在周田村，其中分為“軍官隊”與“特別訓練班”，軍官隊共分為5個隊，其中一隊為女生隊，“特訓班”為文化程度比較高的分子，由張超的親信干部王壽山負責，此人陰險狠毒，新四軍在皖南時，他就在新四軍的周圍，不斷進行奸細破壞工作，他們想把“特訓班”的人訓練成為革命的叛徒，作為特工的後備軍。

在七峰岩中，囚犯是一律帶腳鐐，不許互相談話，不許看書報，他們經常以所謂情報員的特工干部來進行個別談話，實行欺騙。蘇德戰爭爆發後，他們就說莫斯科已失守了；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他們就說抗戰勝利已沒有問題了，他們可以全力對內，鎮壓他們所謂“反動勢力”。

他們自己捏造的小冊子，如“新四軍江南戰績”、“延安印象”、“抗大歸來”等，強迫每人都要看，而且強迫大家都要相信。有一個情報員為了誇耀他們特工的“偉大”，又把“延安印象”、“抗大歸來”的來路說了出來，原來是憲兵第八團一個班長被派到延安去作奸細，回重慶寫成的；“新四軍江南戰績”，完全是張超這般傢伙的偽造。

管理七峰岩的有3個系統：擔任衛兵的是三戰區特務團，監督“囚犯”行動的是憲兵，作思想欺騙的是特工——情報員。

为了爭統治权，三方面时常斗争，曾經为了想强奸女犯，特务团和憲兵团几乎打起来，而他們对于“特工”，則一致罵他們是“吃冤枉”的东西。

經過七峰岩的軟化階段，如果还不能达到被囚人“自首”的目的，就轉到周田村的苦役階段。

到了周田村集中营，不管是“軍官隊”，或者是“特別訓練班”，脚鐐一律不要了。这几百人都关在有鉄絲網的大圍牆中，每天都做着繁重的苦工，抬木料、打土牆、修房子、开馬路、平操場、挑水、煮飯，凡是能想得出的苦工，总讓你一天到晚不能絲毫休息，飯也不讓你吃飽，飯里蒼蝇屎不知多少，弄得大家生病，又不給你医藥，使你疲憊不堪，日漸病弱。

对于“軍官隊”的統治办法，比較更横蛮些，經常实行毒打。而对“特訓班”，則苦工之外，仍然繼續政治軟化，不断派些所謂“教官”——特工——分別進行談話，同时暗中布置內綫，偵察“囚犯”的思想行动，往往最后还由張超親自談話一次；仍不能达到“自首”的目的时，他們最后的手段是送上“活地獄”茅家嶺。

被他們判定为“頑固不化”的分子，就暗中拖至荒山中施行最殘酷的杖刑，由几个彪形大漢將手無寸鉄的青年瘋狂的毒打，打得半死或者昏死后，然后用糞箕或者由几个人挾到茅家嶺。

到了茅家嶺，又上脚鐐，二三十人关在一間屋子里，完全成了待决之囚，再出去的希望就很少了。但是他們也不把这些入槍决，只讓他們長期受罪。有些人被“站鉄籠”，鉄籠內四面有刺，能站不能坐，受过毒打的人，站不到24小时就不能支持了，好人也站不过三天的；有些人被“針刺肚皮”，弄得全身是孔，慘不忍睹，有些人被“坐老虎凳”；有的在冬天剥光衣服去

吹風，夏天跪在太陽里硬晒；有的經常拖出來毒打。至于日常生活的痛苦，就不待說了，有些特务团士兵也看不过，他們說：“你們如果有罪，就應該槍決，如果無罪，又何必弄得半死半活呢？”

李村是囚禁叶軍長的地方，叶軍長最初表面比較受优待些，沒有上脚鐐，顧祝同要他寫一个文件，說明新四軍行动完全由項英負責，他断然拒絕，他說：“新四軍一切責任我完全負担，与他人無關，应將其他被捕人員釋放。”他在牆上寫了許多詩，都被特务塗去，还看得出的兩句有“坐牢三个月，勝讀十年書”，这是1941年夏天寫的，后來特务要把他迁到另外地方，他不肯去，双方爭执，被憲兵縛起來送走了。

国民党特工所希望的“自首”，並沒有收到什么效果，而答复他們的，除了不得已的忍耐而外，就是逃跑与暴动。周田村集中营經常發生逃跑事件，而茅家嶺在1942年5月，來了一次大暴动，全部“犯人”夺了守衛的武裝，冲出了地獄。

为了防止逃跑与暴动，“三战区情报專員室”以上饒为中心，30里以內划为內層警戒綫，密布軍警，并强迫保甲長一律負責捕拿逃犯；30里以外之皖南太平、浙江金華、福建崇安則为外層警戒綫，这里派人于要路口把守，因此有一部分逃出來的革命青年被他們捉回去打死了，也有不少跑脫了。

1942年6月日寇攻占上饒，这个集中营曾搬至福建，在赤石有一个隊暴动出來。其余則到徐市成立新集中营，但是全國这样的集中营还有十几个，成千成万的革命青年还在水深火热中期待着解放呢！①

① 本書各篇都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勝利前所作，有些措詞是就寫作当时而言的。

煉獄雜憶

一 書

前 言

許多同志集体創作的“上饒集中營”已經出版。他們寫的，可歌可泣的英勇鬥爭的故事比較多些。我少寫了這一方面，多寫了些可笑可嘆可憤可憎的東西。如果海內作家用這兩方面材料寫一個長篇，倒可成為一部反法西斯文學的巨著。

集中營里可以寫作的材料實在太多，我不會運用、組織，真有從何說起之感。而且事隔有年，一時也記不起許多，所以我只能把追憶得出的，零零碎碎湊起來，寫成這篇“雜憶”。所寫的都是我親歷親見親聞的實事，有許多難友同志可以按証。其中年月日、數目字、事件順序，或有記錯，但亦不過“或有”而已。

人物的名姓，有的我確實忘記了，大多數是有意不寫出的。我的許多朋友，他們對我崇高熱烈的友情，我是銘感終身的，他們的名字和我自己的名字一樣永不會忘的。只是他們現在都還在法西斯反動統治下生活着，未得他們的同意，寫出名姓，他們或許會不高興，而且於他們確有所不便之處。

1940年12月，我坐了5個多月的幾處牢監之後，被解到江西上饒第三戰區長官司令部的西山牢監。一座廟里關着百多犯人，有漢奸，有強盜犯，有普通刑事犯，有政治犯，有帶着姨太太服侍的高等犯人，有穿着破單衣褲整日蜷伏在禾草堆里的低等犯人，形形色色，洋洋大觀。

其中有个和我同姓的难友，他本是少將軍需处長，判了14年徒刑，已坐了一年零。再过几个月就可用調服軍役的名义出去，自由地依法去“戴罪圖功”了。他很热情和我認了五百年前的本家，对我特別关心，一天早晨他急急跑來通知我：

“你就要解到別的監房去哩！赶快准备。”

我問：“解到哪里去？”

“这可不知道。这里有三四处官司机关，每处不止一个監房。最苦的是政治部茅家嶺的監房，依你的案情，恐怕会到那边去。”

我說：“已經換过5个監房，苦也苦够了，再苦也不过如此吧！”

“那不同！那不同！那边真叫苦！”他鄭重地說。

“怎样苦法呢？”

他想了一下說：“总之，別的監房还有監房中的自由，那边監房之中有監房。別处还是十八層以上的地獄，那边是十八層之下的。”

我問：“是不是特务机关？”

“正是！正是！是屬於特务專員室的。你得赶快准备，东西不要多帶去，尤其是筆墨書籍，全身要搜查过的。錢藏好，有錢总可以少吃苦，最要紧！最要紧！”

我感謝了他的指教。知道事情更不妙。把东西檢点了一下，把几百塊錢分散藏在六七个衣袋中。不久，有兩個帶槍的兵來押送我。那个本家难友为我雇了个挑夫來，挑着衣物走。大路小路，繞繞弯弯，走了10多里。太陽快下山了，我問还有几多路，是不是上茅家嶺。一个兵点了点头。我的心沉下去，想此去即使僥幸不死，也从此墮入深淵，不知何年何月爬出來。翻过小嶺，就見到山下一座孤庙，門口站着衛兵，我就被

帶到这里。

進門就有一个年青的軍官走來，把我的鋪盖衣包隨便掀捏了几把，他指着凳子說：“好！你就在这里坐一坐，等一会。”我想那个本家难友的話，有点言过其实，这个看守軍官还不算凶狠。

我坐下來，看到左厢兩間狹長的監房，五六尺高的石牆上，排着短木柵。許多蒼白的臉孔，夾在短木柵之間望着我。右边也有厢房，門口有几个女的，探着头張着我。青年軍官在廳上踱來踱去，想和我說話，又不說。

直等到上灯，衛兵才說：“管理員回來了。”門口跌冲進一個人。青年軍官对那人說：“管理員，我給你收下一个犯人。”那管理員口中“好！”“好！”地应着，冲過來指着我說：“你把衣服解开來！”我一面解鈕扣，看那管理員穿着一身新的草綠色的制服，軍帽高挺在腦后，乱髮下面一对三角醉眼，眼珠滿繃紅筋，眼下一只鷹嘴鼻，鼻端歪在半边。他冲上一步，問我有沒有錢。一股酒气夾大蒜气，直噴過來。我閉着气从罩衫袋里取出一叠鈔票遞過去。他問：“还有嗎？”伸手捏我棉袍袋，又被取出几張鈔票。“你这个人不老实，我不会要你的！”他說着又伸手摸我棉襖袋、襯衣袋。他把我周身捏了又捏，褲子袜筒都摸捏过。叫我脫下鞋子，他提着鞋子倒抖几下，反复驗着。又叫我打开鋪盖，他把被头抖了又抖，捏了又捏，然后丟在地上。再要我打开衣包，我捏住了藏着錢的衣袋，一件一件抖給他看。他哼了一声，我把衣服包好。他兩眼盯住我看了一会，說：“錢、衣包都存在我这里，不会少你的。”回头对衛兵說：“×班長，开大籠子！”說罢拿起我的衣包跌冲進廳后面去了。

衛兵开了籠門，我挾着被头，低头側身挨進籠門。在一条

灯心的油灯光下，見到一間長不到兩丈，闊約一丈兩三尺的房間，左右兩旁連高鋪，睡滿着人。兩鋪中間夾着一條空隙，是進出路，可是有不少蓬頭髮和双脚挂出在鋪沿，排滿那條進出路。我呆立了一会，看到里面牆角边，似乎有个空隙，想就在地上的胡乱睡一晚再說。一陣騷动之后，好容易挨到角上，原來是擺着一只溺桶。我正在進退不得，一个人在說：“睡是沒处睡了，大家靠着坐一夜再說。”一个青年坐起來招呼我，“到这边來！”我挨过去就靠着那青年坐着。

好容易过了一夜。天亮了，大家坐起來。我見同室难友30多个，有老的，有年青的，也有十四五歲的小孩子。有几个是文質彬彬的，有几个是粗漢，更有3个和尚。据說都是政治犯，异党罪。

我从难友这里探問了这監房的情形和規矩。知道那管理員綽号叫“狗头”，非常凶，犯人的生活都由他管理。那青年軍官不是特工，是守衛排排長，專負警戒之責，不管犯人的事，和狗头攪不好的。这監房有兩個籠子，共有50多个犯人。另有一个优待室，除了一兩個政治犯之外，其余五六个是特工，或是犯了特工紀律、或是闖了禍，到这里來坐禁閉的。那門口的一間房子，关着四五个女犯。我們的籠子終日关着，除了大便，不准到籠外，不像別的監獄，每天有放籠的时间。不准高声談話，不准看書報，不准通信和接見親友，一不小心就要站木籠。那木籠就放在廳上，大小正够直立一个人身，木柵上纏着三角刺的鉄絲，站的人如靠着木柵，便会刺得皮破血流。如果被罰站木籠，輕則三四小时，重則一日一夜，甚至兩三日，曾經站死过人。

上午衛兵來叫我到管理員那里去。進了廳后，左边一間房子，管理員坐在桌边，他就問我叫什么名字，我告訴了他。他

提起筆寫在簿上，我糾正他幾次筆划，他寫了多時，嫌我的名字不好，筆划太多。

“你是什么案子的？”他側着三角眼問我。

“我不知道。”

“你這人真不老实！自己犯了罪，還說不知道！”

“我沒有犯罪！”

“不犯罪！難道請你來做上客嗎？哼！哼！”歪鼻子在哼笑。

我想告訴他被捕經過。他說：“我不來問你這些。你到這里要守這里規矩，不要看他們搗亂分子的樣！”

我不响。

他看了看簿子又說：“你的錢存在我這里，要買什么东西可以給你買來。你的錢是不是96元？數目要弄清楚。”

我計算至少該有150元，但我說：“這沒有關係，不過用完了，可不可叫外面的朋友送來？”

“你有什么朋友在上饒？叫什么名字？在什么地方？”他探我口供了。我說了兩個朋友的名字，一個是三戰區經濟機關負責人，一個是長官部的秘書，是三戰區有聲望的。管理員聽到這兩個名字，臉色和緩下來，帶着不信的口气反詰：“是你的朋友？”

我答：“是要好的朋友，要錢要什么，只要通知他們，就會送來的。”

“這兩個我也知道，他們为什么不幫你的忙？”

我說：“他們還不知道我關在什么地方哩！我在上饒的朋友還有幾個，他們大概都在找尋我吧。”

管理員又問我那朋友的名字，在他聽到幾個三戰區軍政要人的名字，並且聽到我說出他們的職位、籍貫、面貌之後，那青皮臉上裝出笑容，叫我坐下來，又問我究竟為了什么案子。

我把被捕的經過約略說了說，他同情似的說：

“有許多事也難說，你且安心在此，終能水落石出的。”

我要求他送信給一個朋友，他說：“本來是不准許的，但看你這人還忠厚，可以私下幫忙帶出去。”我寫了兩三句交給他，他收受了（後來我知道他並沒有送去）。我退出來。

不久一個衛兵來叫我移到一個小籠子里，據說比大籠子好一些。那小籠子比大籠子小一半，住着 17 個人，却看不出有什麼好一點的地方。難友們給我安排了鋪位。有個立在鋪上往外望着的難友說：“報告好消息，飯來了。”衛兵來開籠門，大家准备好碗筷。先拿進 3 瓦鉢的菜湯，分放在鋪上。以後拿進一桶飯來，大家圍攏上去，用碗到桶里鏟飯，有的滿碗，有的大半碗。一個難友放了自己的碗，給我盛了一碗。我的飯量雖不大，但這樣的碗至少吃 3 碗才會飽。但每餐吃到兩碗的沒有幾個人，一般的只能吃到一碗或一碗半。我呢，從來沒有吃過兩碗飯。所以每天挨餓，那是不消說的了。

有一個專員室的組長來視察，到籠門外看了一眼，叫大家都安心，不久要辦訓練班，都可到訓練班去受訓，受訓完畢就可以自由云云。大家半信半疑的听着。他又問有什麼生活上的問題，可以提出來。

大家說：“飯吃不飽。”

他說：“飯怎麼會吃不飽？”他答應調查。那組長走后，管理員就大發脾氣，他說：“上面發下來每人每天 8 合米，那有不够吃之理？你們這班餓死鬼，不知怎樣吃法的。我公家領來的米，照數交給伙伙，難道我來揩你們的油不成？你們不相信，以後可以每籠派一人來監督量米，監督伙伙煮飯。我是很公開的，你們却在組長面前告狀。老實對你們說，各人管各人的職，組長也管不到這裡的事，識相些！”大家挨了一頓罵，不

作声。

第二天派了煮飯監察，到管理員的房間里去量米。按照每人8合的数目十足量到，又看着伙伙煮飯，一点不少。但煮出來的飯，仍沒有多，我仍旧只能吃到一碗。

兩三天之后，量米的監察人从廳后拿了斗桶和一塊圓的斗底板出來，叫大家看。原來那斗桶是夾底的。大家嘩鬧起來喊：“叫狗头出來講話。”守衛排長叫衛兵請管理員出來，排長叫大家打報告，他轉上去。這一來那狗头威勢殺下了一点，好幾日不罵人。

我以后每天可以不挨餓。但又來了几个新“客人”，一丈五六尺長的鋪，睡着20个人，每人只有七八寸闊的地位，你压麻我的腿，我压痛了你的肋骨，挤得不开交。于是每人分好尺寸，釘上竹釘，免得乱挤。我在兩釘之間，側身而臥。患着失眠症，越睡不着，虱子越会搗乱，一轉动就会戳在釘上。大家鬧得骨头發痛。

半个多月后，我有个朋友由政治部派人陪來看我，并有專員室准我坐优待室的条子。从此我出了籠子坐优待室，但我未能从十九層地獄爬上一層。在籠子里虽然飲食睡眠苦一些，但一心一意坐牢監，和难友們随便談話，倒也过得日子。在优待室里吃的睡的虽然好些，而且还可到門外晒太陽；但和几个特工犯人以及管理員排長衛兵等应付交际，一言一动須十分留心。那特工犯人都有向專員室報告其他犯人行動言語的任务。我虽然十二分的留心，但管理員对我常常不滿意，因为我时常同籠子里的犯人談話，送东西進去，不得他的同意叫衛兵私下送信出去，買东西進來，知道他沒有錢的时候，有意搗蛋開他索取存款。有一个姓×的难友是个小学教师，和我同时出來坐优待室的。他和管理員攪得很好。他当面稱贊管理員

年青貌美，應該有個好妻子。他有个表妹品貌很好，他可以做媒，并且把一張不知从哪里弄來的女人照片給管理員。这使管理員开心得三角眼眯成一条縫，把照片看了又看。他們的条件是管理員帮×先生的忙，×先生一出去就介紹表妹。过了几天管理員說已为×先生向專員室活动好，但須×先生寫一張自首报告。×先生犹豫徘徊了整天，連吃飯也心不在焉。晚上他决意寫报告，他同我說：“我并非共產黨員，是冤枉的，寫寫，似乎也不要緊。”但他拿着筆仍在犹豫。我對他念了一句：“嗟乎！讀聖賢書，所学何事！”他臉孔一紅，撕碎了紙头。这事使管理員大大惱怒，說我阻碍別人自首，將不再优待我，如果再有这种行为，还要坐木籠。由我作东道主的条件，一个綽号叫二胖的特工証明我並沒有阻碍別人自首，說管理員弄不到女人錯怪別人，管理員才沒有話說。

管理員的酒兴不錯，外面出去整天，总是醉眼蒙朧的跌冲回來。这可苦了女难友，他叫难友到他房間里唱歌，不会唱歌，要講故事，几个特工哄在一起，哄笑喝采。有一个难友几次三番的不肯唱，見到管理員从來沒有笑容，不理睬。管理員說她不識抬举。有一天新來了一个女犯，生得漂亮些，管理員时常叫到房間里，問長問短，嘻皮笑臉，女犯回到監房里暗哭。那个“不識抬举”的女难友劝她不要哭，以后不要理睬“狗头”，“狗头”也沒有办法的。这几句話適被狗头听見，大發雷霆說她唆使犯人暴动，罰站木籠，而且要剝去棉衣，穿單衣衫去站。衛兵不肯执行，他自己去拖出來。守衛排長來劝他，說女犯站木籠不雅觀，另外可以懲罰。“狗头”看到那排長也有些怕，于是在那女难友的頸上多肉处擰了一把，并罰她在中山遺像前立正 20 分鐘。

皖南事变發生，难友們的灾难更多了。各地捉來的人每